

真心情爱系列

归海美人鱼

金莹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真心情爱系列

归海美人鱼

金萱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真心情爱系列

归海美人鱼

金 莹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40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7-204-03265-9/I·579

定价:9.80 元

1

萧晴亚犹豫着，到底是该回家？还是该去社团？其实三年级了，很少有人成天往社团跑，毕业就在眼前，该忙的呈相对地也增加不少。尤其她念的是服装设计，除了毕业考外还有毕业成果展，倒真的没有多少时间、精力上社团去疯；但若不去社团的话，她就只能回家了。

家？她已经没有家了，自从唯一的亲人——她可怜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之后，她在世界上就没有家人了；而一个没有空人的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她并不喜欢自怨自怜，但上天对她是有不公平。从她有记忆开始就没有父亲，母亲非常辛苦地养育她，坚持她要继续念书，日后做个有出息的人；每当她想起母亲做过任何可以做过的工作，全为了她这个女儿，总忍不住要流下泪来，快了！她就快可以工作养活母亲，为什么她竟等不到？她的心撕扯着，那种痛即使在半年后的今天也无法稍减丝毫。



吃过晚饭，萧晴亚正想回房里赶设计稿，石永信开口叫住她：

“晴晴！石叔叔有话跟你说，到客厅谈谈好吗？”

她虽纳闷，仍点了点头。

石永信叫张奶切盘水果，就拉着晴亚到客厅坐下：

“晴晴！你到这儿也半年了，应该事事都习惯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！很感谢叔叔收留我，还这么照顾我，我这一生都

不会忘记的。”

“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妈妈和美玉是好朋友，我们都很高兴你能住在这里，也希望你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，不要见外才好。”

“我会的，谢谢叔叔。”她不自在地说。

“我叫住你是要告诉你，近期内我要去一趟美国，一方面是为了公司的事，另一方面是去看看美玉，我和她……我们之间有些问题存在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是解决的时候了……这一次去恐怕要半年以脾时间，我担心你在这边没人照顾……”

“还有张妈在嘛！您不用操心的。”

“我烦恼的是你和‘他们’处不来。”石永信叹口气。

“他们？”

“是我的弟弟石永寒和妹妹石永怜。”

“弟弟？妹妹？”晴亚有些讶异：“我不知道您还有弟弟、妹妹。”

“这……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永寒本来负责美国那边的业务，既然我决定过去，只好调他回来；至于永怜，她因为身体不好，在美国就医，静养了一阵子，我想让她一起回来，也可以准备继续念大学。”

“喔！那为什么怕我们合不来？”晴亚笑着：“叔叔认为我是那么不好相处的人吗？”

“是他们。他们才是真正不好相处的人。”石永信无奈地说：“永寒脾气本来就怪，而永怜因为生病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亲近，我怕你无法习惯啊！”

“我会配合他们，毕竟我只是客人嘛！”

“你又这么说，不是要让我更放心不下吗？”

“叔叔，别想太多啦！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或许我们会很融

洽也说不定,何必这么烦恼?”

石永信疼惜地点点头:“唉!我是怕你受了委屈又没人可以倾吐啊!”

“您又在杞人忧天了,不会这么惨的。”晴亚笑着。

“你不了解他们才会这么说。不过你说的也对,没试怎么能知道?只是你还是有个心理准备的好。相信我,他们绝不像我这么和蔼的。”

“好!我会做好心理准备的。”

石永信回房后,晴亚一个人在客厅呆坐,想着未来和她同住的两人到底会怪到什么地步,怎么连自己的哥哥都这么评断他们?其实是怎么样的人都无所谓,反正她又不会一辈子都住这儿;如果顺利的话,一毕业找到工作她就会搬出去,没跟石叔叔说是怕他反对而已。这下好了,他要去美国,看来到时真可如愿以偿,无须再寄人篱下了,天知道那种滋味并不是那么好受的。

“加油!晴亚!”她在心里对着自己说。

2

“晴晴！你看啦！你设计的这件衣服是很美，但版子可不好打。跟你同组乱倒楣的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什么事都得自己来，会累死的。”许翠文抱怨了半天也没半个人答腔，她们都清楚得很，她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。”

“喂！晴晴，说真的，就我们四个人，行不行啊？”安惠敏道。

“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？对自己没信心也要对我有信心嘛！我刘湘湘可不是随便就答应加入那一组的。”

晴亚见她们三个你一言、我一句的又要斗起嘴来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：

“好了！别吵了！时间太多不会多动手啊？”

“晴晴！”娇小的湘湘跺脚：“你这个组长怎么当的嘛！组员军心涣散、失去信心时，你总该鼓励鼓励啊！”

“你们都是最好的，还需要什么恶心的鼓励词呢？”晴亚笑着，手仍没停下。

安惠敏闻言点点头：“的确。刚才那句已经够恶心了。”

“喂！”许翠文在另一头喊：“你们谁过来和我讨论一下这个版子，别尽在那儿瞎扯。”

“湘湘闻言飞奔而去。安惠敏在晴亚身边坐下：“怎么？没睡好？有黑眼圈啦！昨晚做了什么事？”

“怪烦的，事情一大堆，累得半死，谁知躺在床上竟睡不着。”

“有什么好烦的？难道和叶强吵架了？”

晴亚白了她一眼：“拜托！我说了几百次了，他不是我什么人，有什么好吵的？”

“真的？我看他可不这么认为呢！不当你是女朋友会对你这么好？”

“他要对我好，我也没办法啊！你以为我愿意这样？那是很大的压力啦！你懂不懂？而且人家又没表示什么，我总不好自己跑到他面前说：‘喂！别爱我，千万别爱上我。’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安惠敏点点头：“好吧！那说说你到底为什么心烦？”

“石永信要到美国去，那天忽然对我说了一番话，想想有些担心。”

“他说了什么？”

晴亚于是把那天谈话的内容说了一遍：“你看，他那么疼我，我想我会想念他的。”

“你是在担心他那对弟弟、妹妹喽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当初刚住进石家也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习惯石叔叔，毕竟我们只见过几次而嘛！现在或许又要花更长的时间去适应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而且石叔叔说，他们似乎不是那么好相处哪！”

“别烦嘛！我就不信他们兄妹能把你怎样，要打架的话，你有我和翠文、湘湘，不会输的。”

“谁要和谁打架啊？”叶强略带笑意的声音由门口传来，教室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湘湘先跑了过来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想帮我们缝衣服？”

“你少土了，人家来找女朋友的，还不快闪开？”翠文在一旁起哄。

晴亚瞪了她们一眼，起身朝叶强走去：

“学长！今天不是没有社团活动吗？你怎么跑来啦？”

“在社团又见不到你，怎么最近都不上社团逛逛？阿咪他们常念着你呢！”

“实在是忙得没时间去，毕业展已经开始进行，我们这组成员少，只有我、惠敏、湘湘和翠文四个人，每个人的工作都挺重的，根本走不开。”

“你怎么不多找些人加入？”

“你不要笑我自大，有时人多手杂反而难办事，我认为还是采‘精兵政策’比较好。”

两人靠着走廊的栏杆聊了起来。叶强总是用一种柔柔的眼神看她，她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知该如何处理。由于全然没有经验，晴亚无法知道自己对他是不是有此爱意；她不讨厌他，也喜欢看见他、和他说话，但这是爱吗？其实说这些毕竟太早了，或许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也说不定。

“怎么了？这样盯着我看。”叶强疑惑地问。

晴亚脸红地摇头：“学长今天没课吗？”

叶强三专毕业后就插班上了大学，现在四年级，有空时便回社团来，以顾问的身分参与一些活动。

“下午没课，想到好久没看见你了，来看看你。”

“去过社团了吗？”

“去了。只有阿胖和章仔在那儿睡觉，学期末了，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吧！你呢？毕业后有什么计划？”

“工作喽！还能有什么计划？我只希望自己可以早一点独立，不必再依赖别人。”

叶强看着她，心底那股渴望照顾她、呵护她的情绪油然而升。第一次在社团看见她，那份自信又夹着些许轻愁的美便掳获了他。此后两年多，由毕业到念大学，再自发以忙都无法使他放弃这个维系他两见面的社团活动。尽管他一再试着说

服自己是国为喜欢青山绿水，舍不得大自然才答应当绿野社的顾问；但在心底他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现在他们都即将毕业，这唯珠联系也将消失，而他能接受这样的结束吗？他有点疑惑。

“其实有时候有个可以依靠的人在身边也没什么不好。”叶强说。

“是不错。”晴亚笑笑，一丝落寞闪过嘴角：“但需要独立的时候就不该再留恋别人给予的温暖，那只会妨碍你，让你永远无法成长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为什么把别人的爱当作一种妨碍？其实你并不孤独啊！依靠我吧！那绝不会是一种阻碍的。晴亚！你知道我……”

“学长！”安惠敏忽然从门内跑了出来，叶强立刻松开手，晴亚也移开视线，气氛很是尴尬；安惠敏却浑然不觉似地迳自对叶强说。

“学长！我们忙得好累，请我们去吃豆花好不好？我是代表，湘湘和翠文不好意思亲自开口。”

叶强只好笑笑，但仍毫不勉强地说：

“好啊！现在吗？”

教室里那两个“不好意思”的立刻跑了出来，一副等待多时的样子，五个人于是边走边谈地走出了校门口。晴亚偷偷对惠敏作了个感激的手势，惠敏心有灵犀地笑笑。唉！她真笨，就这么傻傻的站着，如果不是惠敏……晴亚摇摇头，现在麻烦已经够多了，她可不想再多一个。



越洋电话。台北——纽约。

“为什么调我回去？”一个低沉的声音。

“因为我想到美国去。”

“那也用不着调我回台湾。”

“我要挽回我和美玉的婚姻，这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公司的事总不能没人管吧？而且永怜也该回来念书了。”

电话那端一阵沉寂。

“你在美国这么久了，难道不想回来？”

“她——仍住在那里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萧晴亚。”

“嗯，是呀！难道你以为我把她赶出去了？”

“可以让她陪永怜。”

“你要让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一起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？永寒！你太看得起台湾的治安了。”

又一次更长的寂然无声，就在石永信几乎要以为线路断了时，低沉的声音才再度响起：

“我会回去。”

3

萧晴亚第一眼看见石永寒，真是吓了一跳；那样冷硬的外表，和石叔叔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，年纪似乎也有段差距。

石永怜就和她的名字一样，楚楚可怜。纤细的身材加上苍白的皮肤，好像风一吹便会倒的样子。张妈担心地拉着她问东问西，还不时擦擦眼泪；而看石永怜微笑点头的样子，和石叔叔形容的似乎大不相同，晴亚觉得她应该不是难相处的人。

石永寒进门后，只冷冷地点个头，便二话不说地提着行李上楼去了。晴亚于是走向永怜，并伸出手：

“你好！我是萧晴亚，暂时借住在这儿。”甜甜的一笑。

永怜也伸手握了握她的手。

“我是石永怜。你说你只是暂时住在这儿？”她的语气似乎有些失望。”

“是啊！很抱歉打扰你们。”

“才不会呢！我还以为终于有人可以陪我，谁知你还是要离开的。”

“目前还不会，我们可以做好朋友，即使我不住这儿也会常来看你啊！”

“真的？你不知道我在美国都快闷坏了，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，我很欢迎你在这儿。至于我二哥，他脾气怪又少说话，别理他就是了。”

“至少你不像你大哥形容的那么能相处。”她俩彼此一见面就很有好感，晴亚心情一放松，说话也轻松不少。

“就知道大哥会说我坏话。其实也不能怪我，在美国动完心脏手术后，成天躺在病床上，心情烦透了，脾气肯定不好的嘛！现在身体好多了，又可以回台湾，我高兴得快昏了呢！你看！我不像二哥说的那么夸张吧？只有二哥才是。”

“你真的已恢复健康了？”晴亚关心地问。

“嗯！医生说我要别太劳累，再休息一阵子，一定比牛还壮呢！晴亚！你看我是不是太瘦弱、太苍白了？我打算努力向你看齐，你看你，皮肤红润又有光泽。”

“白才是漂亮呢！”台湾这种太阳，你白不了多久的。走！先陪你拿行李上去，我们再好好聊吧！”

张妈在一旁说道：

“可另太累了，待会儿端红豆汤圆给你们吃。”

“张妈！你尽管忙你的，我会看着她的。”晴亚说完提起两个皮箱走上楼，回头问永怜：“怎么你二哥不帮你拿行李？”

永怜拎着帽子和手提袋跟在后头：

“他说我该多运动，身体才好得快。”

“是吗？那他知道我帮你的话，会不会骂我？”晴亚俏皮地。

永怜大笑：

“不会那么夸张的。”

两人谈谈笑笑，气氛真是融洽呢！



石永寒摘下墨镜，揉了揉疲惫的双眼，将头缓缓地靠入椅背中。

房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而且非常干净，一点也不像好几年没人用过。他并不讶异，张妈一直是个勤奋又又责任感的人，在石家工作多年从未怠忽职守过。

门外传来一阵笑声，她们俩倒是一下子就“情同手足”了。唉！永怜是太寂寞了，她根本不喜欢待在美国，回来也好，至少没有语言的隔阂。可是他呢？他根本不该回来。她不记得他，连一点印象也没有，这使他难过。也难怪，毕竟是这么久的的事了。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？他努力遗忘却做不到，而她竟轻而易举地便将他忘到九霄云外？回来做什么？如果在国外这么多年都无法忘记她，现在每天朝夕相处，又该如何遗忘？

他闭上眼，深深地叹息。

4

叶强站在漂亮又有格调的巨宅前仔细打量着。

萧晴亚住在这里？会吗？他知道她目前住在别人家里，却没想到还是富豪之家呢！翻了社团的通讯录才找到这儿，结果在门口站了半天还是没勇气按铃；万一弄错了，岂不是糗大了？

“学长？”萧晴亚远远地就看见有人站在门口，走近一看，居然是叶强！

“你怎么会站在这里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来找你的，你真的住在这么大的房间里啊？”他惊讶地问。

“再怎么大也不是我的家！干嘛一副这么吃惊的样子，房子太大了，人反而显得孤单呢！”晴亚笑着：“你找我有事吗？还特别跑一趟。”

“不然怎么找得到你？你现在是大忙人呀！”

“我也不愿意这么忙啊！来！到里头坐着说吧！”晴亚转身开门。

“喔！不了，方便的话，你陪我到附近走走好吗？你们这儿的风景还真漂亮。”

“好啊！到底什么事找我？看你神秘兮兮的。”

两人在别墅区附近缓缓而行，看着路边的车辆，迎着凉凉的风，好一会儿就只是这么走着，谁也没有开口，这样的气氛是有些怪异。时间渐渐过去，晴亚开始不安，本以为他是有什么关于社团的消息要告诉她，现在觉得这个想法太单纯了，社

团的事难道不会请同学转达，非要自己跑这么一趟吗？她终于忍不住了：

“学长！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怎么这么安静？”

“噢！是……我是想问问你参不参加月底社团的送旧舞会，是专门为你们三年级办的。”他吱唔着。

“可以叫社员问我嘛！还让你跑一趟。”晴亚松了口气：“虽然最近很忙，但我一定会去的，毕竟是我大专生活最后一个可以疯狂的机会。唔，可以携伴吗？”

叶强的心冷了一半。携伴？那她是真的对他毫不在乎喽？他大老远来一趟可不是为了听这些，原本就没什么勇气的，现在又怎么开口呢？

“不行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哦？可以！当然可以携伴。”他勉强笑着，心里一阵沮丧。

“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喔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他什么也说不出。以前偶尔有女孩子向他表示好感，当时他总认为太主动的女孩似乎有些随便；现在他才知道，原来要表达自己的心意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两人走到路的尽头又往回走，沿途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直到回到石宅，晴亚对他说：

“进来坐一会儿嘛！可以在这儿吃饭个便饭。”

“不了，改天吧！我也该走了，舞会的事别忘啦！”

“我知道，一定会去的。”

“我……我走了。”

“拜拜！有空再来啊！”

“拜拜！我……有机会请你吃饭。”他挥挥手。

晴亚点点头。看着叶强离开，她才松了口气。唉！为什么再也不能像从前那般自在地相处呢？那时大伙儿总是闹在

一块儿，根本没有性别之分；大家都是哥儿们，完全没有世俗的约束，现在怎么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？

她叹口气推开了门，一进去永怜就跑了过来：

“你去那儿了？二哥在等你吃饭呢！”

“又想来骗我？哈！你少来啦！”晴亚笑着推了她一把。

“是真的。”

看永怜的表情不像是说谎，但……怎么会呢？他很少在家吃饭，即使有也都在房间吃，今天为什么……？

“他……你二哥……”

“对！他已经问过好几次你怎么不没回来，我看他等得不耐烦了，快走吧！”永怜说完拉着她走到餐厅饭桌前，示意她坐下，然后对石永寒说：

“二哥！晴亚回来了，可以开饭了吧？”

她是极力想让气氛轻松些，但那石头人丝毫没有反应，只是点点头便拿起碗和筷子吃了起来。晴亚看着永怜刻意营造的气氛和石永寒那全无表情的脸，气忍不住冒了上来，什么嘛！不过是晚一点回来，还得向他磕头陪罪吗？于是她故意笑着对永怜说：

“真对不起！永怜！让你等我吃饭，其实你可以先吃啊！以往我们不都是这样吗？用不着等我的。”

石永寒忽然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没说什么又继续吃饭。

她们两人也沉默地吃着，那种感觉真像是死刑犯的最后三餐，即使吃下了，也食不知味。

晴亚偷偷打量石永寒，他极端的脸似乎从未有过笑容，如果他笑起来，天啊！肯定是张英俊、有型的脸呢！为什么他总要板着脸对人呢？加上他一百八十几的身高，更让人有不敢亲近的感觉，谁都不会想惹上他吧？她想。

他忽然放下碗筷，晴亚赶紧收回视线。